



牙柳  
心

版出社學文 著沙流



沙流

曲散城山











## 詩與詩人（代序）

真理的追求，自然的歌頌，人生的探索，現實的反映……

人類的憂鬱，悲憤，恐怖，狂歡，宇宙的牛溲，常住，演化，流轉，就憑詩……這一道寶色燦爛的金線，把它們相連。

詩，不是難跨的鐵門坎，也不是超登象牙之塔的階梯！

×

×

×

首先必須無愧于「人」，然後才有可能性成爲「詩人」，一首詩，該是作者全人格的表現。

「詩」，一個多麼神聖崇高的字，「詩人」決不同于「寫詩的人」，爲什麼街頭的一刻字匠一，我們不會稱他爲「金石家」呢？

凡能以最大的「悲憫」與「愛」忘却了自我而專誠服務於勞苦大眾的人，不論他寫沒有寫過一行字，做沒有做過一行詩，我都尊他爲「詩人」，不是麼，他一生的善行，就是一件完璧無瑕的藝術品，本身就是一首光芒四射的史詩！

不要怕「毀謗」，「毀謗」會加強你對現實搏鬥的勇氣，不要逃  
寂寞」，「寂寞」會擴大你創造的源泉！

從黑暗裏踏着殘廢前進吧，不要怕喉嚨暗啞破裂，應該用你鮮  
滴，去照耀在地層裏受難的善良靈魂，引他們扭碎枷鎖，追向太陽。

以一己的苦難，換取羣衆的自由與幸福，「詩人」喲，你願意戴上這  
頂「荆棘的桂冠」麼？

×

×

×

不要爲「寫詩」而「寫詩」，不要想「成爲詩人」而「寫詩」，經常  
地在紙面上用鉛字排出來的長短句就都算是詩麼？真正的詩，是不會埋沒  
的，如像藏在鐵裏或沙裏的金子一樣，遲早有一天會被識者把它發掘出來  
的！

有了豐富的感情，有了銳敏的頭腦，從客觀的現實裏，發生了深刻的  
感觸，想呼號，想控訴，然而假使你不能把獵取的語言放在思維裏燃燒，  
鈍擊，加以提煉使其純化，那麼你寫出來的東西，依舊不能成功爲一件藝  
術品……一首詩，儘管它並不妨礙你成爲詩人！

通常聽見有人這麼說：「那真是一首最惡劣的詩」，說這話的人却沒有





想到，惡劣的東西，根本就不會成爲藝術品，當然更不會成爲一首「詩」，凡是「詩」，都是「真」，「善」，「美」的。

嚴肅你創作的態度，要如同女人不應輕易接受愛情一樣，不要裝腔作勢那麽扭扭捏捏，要如同受孕期滿瓜熟蒂落一樣！

不能夠激起人家「同感」或「共鳴」的，不能算是詩，因此，詩需要高度的宣傳性！

不是爲了宣傳才寫詩，而是詩的本身具有宣傳性，「詩」是「真理底代言人」，一切宣傳，不都是應該爲了真理麼？

詩人負有時代的使命，應該吹起招引的銀角，詩人是光明的前驅，應該高舉正義的纛旗。

詩人應該自命爲平凡，詩人更應該接近大眾，戴上白手套高踞在象牙之塔裏的，那只是些沒靈魂的浮雕。

永遠不要夢想踏上滿足的高峯，根本不會有滿足的時候，永遠要在苦難中微笑，微笑地克服一切的苦難。

# 青色的焰花

春孕育着無限生機

同時也孕育着無數細菌

別只幻想天涯的彩霞

當心脚下埋伏着千萬個陷阱

死後被帶進地獄裏去的

讓我祝福那些幸運的靈魂

他們將知道天堂的外邊

包圍着無盡的黑暗

生長在黑暗中的

他最懂得光明

只有深夜裏的跋涉

流浪人才知道愛星

爲了駱駝能忍辱負重  
牠將終生奔馳於沙漠  
假若水面真繪有花紋  
我將下海擒捉

航海求仙或入山採藥去的  
都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  
生命要裝飾得美麗  
就如鐵鎚下一閃即滅的火花

我珍惜着已逝的年華  
像東風裏搖落的梨花  
平生最怕聽時鐘的躍動  
教青春走入黑暗一萬重

莫老是幻想未來的美滿  
莫老是數說昔日的榮光  
蓓蕾只有一次黃金的命運  
開花以後永遠死亡

讓沉默浸潤你的青春  
寂寞是最好的伴侶  
它使你體認宇宙的完美  
用勻和的呼吸與神靈對語

# 弦 波

盲歌者挾着他的三弦琴

丟棄了陽光摸索着每一條深巷

誰知道他在探尋些什麼呢

生命就是廣續的盼望

細雨飄得像少女頭上的髮絲

把旅愁織成一網淒迷的故事

不相信離人的眼淚有那麼多

還想拋到江裏去作遙遠的投寄

看白色的煙圈一個個上升

解了一道繩索又添一道繩索

好吧讓它這樣給我劃定了範圍

尋得永遠在人海裏飄泊無着

別用妳玉色的手指

挑動我久冷的琴弦

使塵封的舊夢再被驚醒

金黃的疤痕又顯得新鮮

# 杜鵑及其它

## 杜鵑

從深深的山谷裏

妳唱出了

一支淒怨的歌

緬懷着青春的消褪

落紅

輕輕地

數着自己

辭別了花枝的脚步

聰明的

請告訴我  
誰能抑住了  
東逝的水波

蟬

一聲聲急促的斷喚  
從牆流裏

叫碎了夕陽

于古原昏黃的朦朧中

數着歸鴉

向晚烟深處沉落

濃綠的季節

像澗水一樣

輕輕流過

夾着絡繹的清弦



曲散城山

秋色

給人間帶來了

凋零的消息

願妳薄明的紗翼

不停地鼓動

繁露裏

促起

無常的警覺

螢

靜夜秋空的原野

妳燃起了

生命底光焰

一點 兩點

照亮了

人間的黑暗

飄過了林叢

飄過了沼澤

從水邊

從蘆葦裏

默默地

妳是否在尋找

靈魂底彩色

## 蛾

展開了白色的翼子

繞着燈焰迴旋

玻璃窗外

是無邊深遠荒涼的夜

聽塚間的狼嗥

稍頭的鼻笑

隕星

自遙遙的天穹

向大地舞落

載負着勝利

妳倒下了

覆着一面

光耀的火焰

## 蛙

雨後的池塘裏

倒映着一片晚晴

青草

掛滿了

珠也似的淚

蛙鼓

一聲聲

敲碎了

世間的寂寞

打高樓下

騎馬而去的征人

他深深地知道

韶光的短促

趁自己底血管裏

奔流着玫瑰一樣的液汁

該爲了祖國

英勇地追向前敵

# 康行草

## 橋

橋

把斷了的山道  
給拉在一起

讓澗水

穿過下面

淨淨琮琤地

響一片

冷冷的琴弦

霜生的綠苔

印結的雲

曲散城山

從春行露

指著雨傘

有時相遇了

投一片陌生的眼光

算是招呼吧

今卷

這荒原也印上了

無數人類的腳跡

該感謝修鑿的人吧

他爲了我

把條條路接起來

貫通南北東西

草 行 錄

曲散城山

是避風雨的地方

是休憩的處所

廿來里的路旁邊

都有茅亭以坐

沒有羅帳

沒有坐凳

四週空空的

幾根連皮的老樹幹

撐起一張

茅草蓋的頂

走一面

歇一歇肩

看層層的山

看看白雲

在山巖  
自由的舒卷

我猜想

有深居的隱士

在這兒送過客

揮一揮寬大的袍袖

祝禱前途平安

珍重地道別

## 野寺

和尚到那兒去了

丟下這一個

清靜苦修的地方

讓蝠糞堆滿供桌

揚塵粘滿牆



火房裏

陳年的積灰

都結成了繭

看蜘蛛

纏着黑網

在門框的上邊

這廟宇

不知是那一年建造

大殿還怎的寬廣

樑柱怎的高

想往昔

香火一定興旺

經過無數次變亂

如今是

滿眼荒涼

一切都顯示着

陰森 死滅

只階前的草兒

青青地

却長得茂密

### 廢 碣

古老的廢

浸在夕陽裏

一片橘黃

像初期的肺病患者

對着銅鏡

看雙額兩貼微紅

夢想着

昔日的容光

曲散城山

方方的槍眼  
一粒粒黑點  
泥土  
被風雨剝蝕  
倒反而顯得  
非常新鮮

野草

在腳下

手拉手的攀援

青青又青青

偶而

一兩個烏鴉

站在頂上

寂寞地訴說着

從前

漢家守在這裏面

監視着

山裏的夷人

馱羣

在西南的高原地帶

馱羣

把寂寞而古老的山路

穿連起來

負荷着無數城鎮村落的

希望

從遠方來

夾着風

夾着塵土

疲困地喘着氣

又默默地

奔赴向遠方

朱紅的頂纓

清麗的項鈴

叮叮叮

叮叮叮

長時期的伴奏着

單調而又沉重的步音

## 冷酒店

用茅草蓋的

用泥巴築的

用篾片編成的

酒店

開在山路的旁邊

老得發黑的座頭

擺着粗糙的碗蓋

油炸的豆餅

花生米

端端正正的

放在中間

老闆娘

坐在門口的櫃台裏

做着針線

有時

把頭伸出來張望

遠途的客人

來自何方

飯舖

紅色的紅蘿蔔

白色的白蘿蔔

綠色的小菜與青椒

還有黃色的泡蜚與油炸豆

烏黑的長條桌

放在上面陳列

一小碟

一小碟

整整齊齊

都有一定的距離間隔

有客人經過

每家的老賣娘

替着招呼：

「這邊坐

這邊坐

吃飽飯好走路

有新鮮的豆花兒

剛好開鍋」

### 客棧

「高人下馬

學士停車」

青油盞紅紙燈籠

一方一個黑字

寫着這樣的詞句

夕陽落了山

西天的餘彩



也一層一層的淡  
遠行的旅客  
在蒼茫暮色裏  
兩隻沉重的腿  
拖着全身的疲倦

夜幕披在肩頭  
峯巒 樹影

逐漸模糊

七八粒閃爍的亮光

映着眼睛

遙遙地招呼

走進了街

放鬆腳步

一家門口拴有驢馬的客棧

貼一對靛色的門聯  
「日之夕矣君何往  
鷄既鳴兮我不留」

歌

奔馳在萬山重疊裏

聽茅店的雞聲

看深宵的冷月

叫露珠濕透了草鞋

曉風

親吻着臉頰

爲了趕路

天沒亮就得起床

招呼着同伴

數山花澹澹的紅

野草淒懷的綠

走一個村莊

過一個市集

講一個故事

唱一個歌

這樣

我們都年青了

暫時忘記

戰爭與烽火

邁開大步

踏在大地母親底胸脯上

儘情地歌唱

祖國的遼闊

# 山城散曲

雨

像斷綫的珍珠

編繩地

密密地

把山城

憑空織成一網

灰白色的憂鬱

路上的行人減少了

最熱鬧的百貨店

也顯得蕭條

坐在屋子裏

望着窗外的天空

「明早會有太陽吧」

默念着

今晚

該起一陣風

### 憂鬱

跋涉在人生的旅途上

踏遍多少泥濘

也會舉起火把

也會走在隊伍的前面

如今

兩手抓住的

只一片雲

鐘聲  
鐘聲  
鐘聲  
鐘聲  
鐘聲  
鐘聲  
鐘聲  
鐘聲  
鐘聲  
鐘聲

躍脫後方不同於前後  
一樣的

充滿了血腥

住在都市裏

我被擯棄於現實以外

天天的晚上

用憂鬱的腳步

捕捉

每一條冷巷的黃昏

## 筵

燈影裏

一串銀鈴的清脆

妳露出下

兩排雪白的牙齒

小嘴唇

劃一雙猩紅的弧線

雙頰

是兩朵盛開的玫瑰

(多遙遠呵

流浪兒想起了

從前

也有過這樣

晴朗的日子)

今宵

氣融融的

奶黃的光波

罩得密密地

禱

笑聲

像一粒跳躍的藍燄

在夜空裏

想把一切點燃

（寂寞時

有人在咒詛了

這世間

却沒有真正的溫暖）

## 夜市

懷着各種不同的心情

人們

行走在



夜的市街上

逛拍賣行

吃館子

參觀百貨商店

影院劇場的門戶

圍得水洩不通

像激起了無比的義憤

向政府請願

關得最早的

是書館

似乎老圍們都知道

走進來的

多半是窮光蛋

銀臭

狐狸騷

狡獪的眼睛

諂媚而淫蕩的笑

攪混了的污水池

羣魔亂舞的世界

隔一個晚上

浮渣終歸沉澱

## 失血的聲音

燈影模糊

較場口

擠滿了各色的攤販

五方雜處的人們

趁飯後的餘暇

摩肩接踵

在人叢裏踟躕

「先生

到我家坐坐

乾淨

包你要得

就在前邊不遠

被一隻手

牽住了衣服

扭轉頭

正對着

一張白蠟也似的臉

兩粒灰黯的眼珠

未曾蓓蕾的花  
就給摧殘了  
刺目的土紅  
塗滿了一唇  
如同觸發了五年前的擲子  
背脊一陣冷  
我感到  
渾身都起了漚漚

使勁掙脫了她  
說不出半句話  
凍得了一場大病  
如今  
耳朵還噙噙的響着  
那一串  
被侮辱與損害的

失血的聲音

麻木的歌

通過一條污泥的小巷

那邊

就是一圈

破爛的住家屋

簷口

低得你不敢抬頭

每家的門前

用繩子攀着窗棍

晒滿了

孩子的尿布與衣服

凸凹不平的空場上

圍着一大堆人

咚咚咚 咚咚

花鼓槌

響着金錢

伴奏着

一串搖蕩的小調  
起落在空中

「菜子花兒開

姐在房中真難挨

.....

哎哎哎得兒啣

望郎郎不來呀

哎哎哎得兒啣

望郎郎不來呀」

姑娘

十五六歲

長得非常結實

臉上的肉紅得發亮

短短的髮辮

搖來搖去

也浪得像兩根鼓槌

觀衆

聽出了神

斜睨着眼

射出餓狼也似的光

彼此笑罵着

穢褻的言詞

天悶得

沒有一絲風

但麻木的歌

正向四方播送

## 測字攤

都市底一角

冷僻的街頭巷尾

測字攤

像開鑿了的蓮葉飄在荷池

褪色的布幔

多少次雨打風吹

簾管轄

效孔明

××山人××子



招引着

過往的男女

手頭一堆線裝書

(曾經養出無數個蠢魚)

「梅花易理」

或「鐵板神數」

硃筆在上而密密地圈

半世的光陰

都打發在背面

眼望着多少人窮途潦倒

多少人飛黃騰達

多少人成了暴富

多少王孫貴冑

飄泊在天涯

誰能斷定他

沒有過晴朗的日子

他也許比你我還好

曾經有一個溫飽的家

如今

正是江南梅熟的季節

杜鵑聲裏凋謝了年華

## 茶館

一杯香片

沏茶或者菊花

天南地北的遊客

都到這兒聚首

壺在帆布躺椅上

抽一袋葉子菸

管它門外灰塵多厚

隨天或者陰天

汽車的吵鬧像蒼蠅哼

邇來雜些分辨不清的聲音

偶爾把眼光投到街上

西裝褲 馬靴

絲光襪 高跟

這兒是流淚者底參差

沒有任何地方更爲合適

不到夜深公師還給你沖開水

有錢的話無妨取一碟葵瓜子噓

天晚了

鳥兒飛回它溫暖的巢

牛羊也都有安身的欄

啊啊

往哪兒去呢

你有着長頭髮的瘦削的人

## 睡熟了的城

「哦喏」

一聲沉重的喟歎

發自千萬個不同的口音

連蒼白的微弱的光都沒有了

電燈

一齊閉上了眼睛

天空多半漆黑

間或找得出幾顆星

汽車拚命的按着喇叭

但不敢作威作福的馳駛

像烏龜

一尾跟着一尾

沿着街道爬行

于是

無數個活動開始了

響起了跳蕩的樂曲

舞廳滑着狐步

水樣的眸子

蛇也似的腰肢

猩紅的嘴唇

綻一朵小花瓣

兩處的身體

撞在橋上的響聲

春紅蘇麗露

主人好客

豪華的歡宴席上

日擲萬金

嶺南的香蕉

浦江的巨蟹

美國種的大檸檬

.....

在另一些角落

狹窄的酒吧間

不掛招牌的妓院

蟲子臭蟲堆滿了的小客棧

或者秘密的敞地上

擺下的賭攤

飄出了穢褻的小調

輕狂的樂

交錯着貧血的手臂

糾纏 打鬧

一四季財呀

八匹馬兒

沙哈 紅寶

十二圍

吵一個通宵

于是

郊外 市區

街頭 巷尾

非法的搶劫掠奪

都在進行

暗殺 迫害

綁架

洗手子（註） 駁爽

絞繩

啊啊

妳像是抹了過多的哥洛方

什麼時候清醒

啊啊

妳睡熟了的城！

註：川語之「洗手子」即「匕首」



# 暑季詩抄

綠

有一個朋友  
到處呼喊  
「我需要綠」

是的  
太蒼白了  
生活的顏色

櫻桃

沒有看到榴花  
辜負了

血底五月

滿街是油煙

滿空是塵粒

只從小姑娘的竹籃裏

我瞧見了

瑪瑙一樣的

櫻桃的紅色

寄

偶而翻開了舊相夾

她底笑

却仍然那麼愛嬌

不是忘記了她底住址

也並非探聽不出她底消息

我知覺

她已經有了歸宿

時開

這殘忍的魔鬼

拉長了

我和她的間隔

再鼓不起勇氣

提起水筆

別驚動她金色的夢吧

讓自已底心扉

一寸寸燒成灰

病

魯天夢痛

我親眼看着  
年青的小伙子  
一個個躺下去  
額骨紅得像火  
眼珠橫纏着血絲  
夜裏  
滿口胡說

我害怕  
多霧的季節

因為

陽光被關住了  
親吻不到  
孩子們底臉頰

騷動了，  
久睡的山城

像六月的酷陽

也像猶懸的膏燧旗

紅球

都爬上了木桿

滿天

織成血底記憶

車吼

馬馳

慌亂的脚步

嘈雜的聲音

蒼白的臉上

寫出

民族的仇恨

憂慮的眼睛

繃緊了的心  
就這樣  
騷動了  
久睡的山城

### 擦皮鞋

一條穿絲襪的  
豐腴的小腿  
伸過來  
讓毛刷  
塗滿了鑽石油  
在皮鞋的左右  
迅速地磨擦

黃的  
黑的

曲散城山

木頭高跟的

多孔的露出了大腳趾尖的

真好看

有的還染了

殷紅的蔻丹

幾塊錢

算什麼

一天擦到

也不爲多

她們（或他們）

從沒有想着

很多人

都在饑餓

喜雨

好凶的太陽

大地

都被晒得龜裂

狗

懶懶地

垂下了牠的長舌

沒半塊雲

沒半絲風

熔爐一樣的

萬里炎空

夜間

疲乏得又不能安眠



剛好睡覺

突然

一個焦雷

震碎在天邊

達達達達達

雨點

像急劇的馬蹄

踏在

農夫的心田

### 端節偶感

競龍舟

包角黍

紫蒲劍

據說

是爲了弔屈原

除了吃、喝、玩以外  
奇怪

人們底臉上

却找不出半點悲哀

「被昏蛋所稱讚

不如戰死在他手裏」

我將以最大的憎恨

向吸血的魔鬼們突擊

來紀念

偉大的民族詩人

鞋襪勞軍

做一雙鞋

做一雙襪

拿到慰勞總會去

轉送鄂西將士

你們流了血

你們成了殘廢

用生命

奠定了

陪都的外圍

說不出的感謝

說不出的慚愧

爲了大後方的安全

你們捐獻了

終生的幸福

民族的英雄

國家的武士

今天

請收下這

微薄的禮物

## 無題

非讚慕黑暗

它使勞苦者得到

真正的寧靜

光明

它如花你的眼睛

一樣的孕育着

殺人的微菌

不是麼  
遠途的旅客  
他需要一片濃陰

我想

我想擁抱  
但雙臂伸出去  
是一片空虛

醜惡的靈魂  
都會遮一層  
美麗的面罩

我想哭  
但更珍惜  
將盡的淚珠

諾言

儘管喉嚨快要暗啞  
儘管人們投以冷箭  
只要不停止呼吸  
我將永遠歌唱  
學啼血的鞋鵝

# 蟄居七唱

## 霧

迷糊了一切黑和白

萬物都失去本來的顏色

陽光被攔隔在生命以外

熱力流不進衾裏來

我呼吸感到難堪的壓抑

思想折斷了羽翼

渴望天際來一陣風

掃開這陰鬱的朦朧

## 雨

聽窗外蕉葉的淅瀝  
簞溜清麗地響着石階

在暗室裏擦亮一支磷火  
我期望着友人自遠方來

秋蟲于牆脚哀哀啜泣  
週遭是死樣的靜寂

從午夜直到天明  
沒有一個趑然而來的足音

## 星

浩藍的天幕嵌一朵朵晶亮的花



對秋空我有更多的懷念

每晚睜圓了失眠的眼睛

妒嫉着星星底光澤

願上帝底愛有如水銀

一滴滴自蒼穹高高的擇落

那時焦灼的創痕也會結痂

全身的脈管都感到戰慄

## 江

蘊蓄着多少離人的眼淚

幽咽地妳永遠向東流

載負了千古鬱結的長恨

怒濤鎖日拍擊着兩岸

繚夫肩起萬鈞的重担  
以學生的精力把脚印烙上沙灘

無數支火熱的目光

期待着天涯飄下一葉木蘭船

## 樓

梧桐的葉子高過了樓沿

朝西方靜排着一抹紅欄杆

教屋角掛住夕陽

烏鴉在晚煙裏亮它的翅膀

愛深宵的一彎冷月

織成了千里以外的相思

願夢魂飛越關山

回去親一親久別的土地

## 路

望斷了天涯卜數歸期

征夫的音訊竟如游箏一樣的飄杳

任白雲幻作無數隻遠帆

終于載不來金色的雙鯉

怕上層樓看碧草牽住斜陽

行人奔馳在千山以外

願女媧氏在人間廣築相思路

用她補天的五色斑斕的石塊

門

兩扇消褪了顏色的朱門

關閉無數支古舊斑駁的彩夢

只有中夜簷間的冷風

聽得出青春在禁錮裏憂悄地慢步

讓鬱結的雜鏽蝕上心頭

生命的火流于岩層裏激盪

祈求墨黑的雲頭裏裂萬道金蛇

深宵震一萬個霹靂的閃光

# 宵吟五歌

## 燈

讓它開出一朵猩紅的蕊花  
從風雨裏結一粒黃金底夢

儘管窗外是無邊的黑暗  
梟鳥猶笑在陰鬱的林叢

怕航行于不可知的彼方  
猝然遇着殺人越貨的海盜  
今夜妳恬靜地撫着四壁  
把我又擁入了溫柔底懷抱

鏡

從頭上偶而摘下一根白髮  
我驚詫於青春水樣的流逝

難道生命這樣的短促

沒等到秋天就飄下了落葉

憂悒地往壁上取一把古銅鏡

清澀的雙頰褪盡了紅暈

向藍空放一匹思想的野馬

去追逐永無休止的天風

鐘

跟隨着黃昏飄落在心頭

古原拉長了游子底身影

噴血的夕照把西天塗滿燕支  
誰敢望平蕪以外的春草

深沉的響聲波散在林梢  
餘音不絕地向四方播送

只石塔巍巍獨立在山巔  
浴一身丹橘的晚紅

## 杯

盛滿了琥珀色的液汁  
燈光下比海水還要深湛  
把自己底眼淚也滴進去  
溶解于裏面作有機的化合

伸出失血的枯蠟的雙手  
捧起來放在冷冰的唇邊

這就是最後一次的祭禮  
永遠埋掉一個荒唐的愛戀

## 劍

從霉鏽的鞘子裏拔出來  
用盡了一身吃奶的牛勁

時光給你鍍上陰晦的斑點  
却不能減去一絲絲冷冷的殺氣

我今天才真正懂得生命底意義  
冰層底下有無窮的春天



懺悔于已往的一切罪惡  
用仇敵底血液飽你開鋒的兩弦

## 後記

帶着興奮而又羞愧的心情，終於把這本小詩集出版了，很多朋友都說抒情的氣氛太重，可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一定的陽光，溫度與土壤，會開一定的花結一定的果實，一切不愉快甚至痛苦的往日，讓它隨着抗戰的渣滓一齊沉澱永遠的沉澱吧！

我要新生，我要改造自己，我已虔誠地伸出友情底手！

山城散曲

〇〇〇一——二〇〇〇渝

著者：流沙  
發行版者：文學社  
有翼者：文學社  
著作權者：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價：

(重慶學田灣紅球壩五七號)

中華民國卅四年九月初版

ASZ

301137

976



201

56.4 7 6

